

西園聞見錄

第十四冊

黃庭見世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六目錄 內編

隱惡

前言

王達

薛璫 二期

何孟春 二期

敖英 三期

羅念庵

朱以功 二期

教家要略

住行

宋濂

林一鶚

徐恪

錢福

羅循

陳堯

徐階

文徵明

沈子木

新城王叟

釋怨

前言

何孟春

陸琛

張居正 二期

于慎行

馮琦 二則

往行

劉基

馮思齊

夏原吉

金忠

金誠

徐晞

于謙

袁彬

伍文定

陸光祖

尤時熙

趙錦

金大有

石珍

侯璞

黃卷

陳王政

吳緝

復仇

前言

丘濬

往行 四

息訟

前言

陳白沙

王陽明

張弼

往行

王蓉

張治

羅維

處謗

前言

王陽明

羅念庵

王文肅
三則

張居正

往行

張達

顧清

去讒

前言

方希古

岳正

王達

薛文清

蘇伯衡

何孟春

敖英

劉仕義

崔銑

陸平泉

張時儼 二則

王世貞

耿定向

王敬美

敬家類纂

往行

劉大夏

處小人

前言

薛文清 三則

崔銑 二則

王陽明 二則

祝允明

黃省曾

張居正

馮琦 二則

于慎行

葉向高

往行

王恕

毛伯溫

李遷

報德

前言

何孟春

往行

都文信

鄭義門

孔鏞

譚倫

陸燦

陰德

前言

韓邦奇

往行

一陽和尚

王璵

戴嘒

陳賢

朱儀

李淳

劉仲輔

錢長者

羅循

諸宗弼

陸浚川

任良幹

徽賈

項三

張弼

費宗

李謙

徽商

車冕

程夷伯

李信圭

瘞鵝者

王鉉

嚴用和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六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隱惡

前言

王達曰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尙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伎心之重者也惟其伎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于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貴乎養心焉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身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

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耳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真見乃可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然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又曰聖人最惡計人之陰私若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殊有餘味

何孟春曰人有喜聞人善而樂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爲小人

又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爲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漢竇嬰爲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將以毀去矣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乎善惡敵也水火不相容誰能兼之嗚呼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盜憎主人民怨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君子何以處此恩欲己出怨使誰歸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也其無意乎

敖公英曰近見當路者譙讓屬吏不職至出惡語振暴其短令人不能堪人亦出不遜語以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病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又曰人有隱隱猶幸人不知之然陽爲善也若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於此又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誠厚道也然或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于人綜覈名實則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惡當原其心不可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

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爲善者何賴焉善必誅心恐
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羅念庵曰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
也藁爾之軀豈能事事皆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
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于人之掩其短彼旣揚吾短矣不
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曰種禍

朱以功曰言人之善者雖不當而理當矣言人之不善者雖當而理不
當矣

又曰人有善我揚之亦我之一善矣人有過我暴之亦我之一過矣
教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集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
所繫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
聲吠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
得而聞之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
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

往行

高皇帝嘗召宋公濂問廷臣臧否公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爲誰公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侍郎徐公恪爲都御史時巡撫某處一太守送曆日百本每本有銀葉一片共約千兩開用方知仍封固後按其府命太守領出亦不言及善處而得體

錢修撰福嘗請急歸梁溪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潛謁華氏稱爲公師華氏張樂款之生擁臯北上坐富人子磐折行觴未幾而蒼頭報公入邑矣薛遽迫請出更衣因馳請公恕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以辭跋涉者爲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橐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山

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語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無急若生乃得脫歸

吉水羅公循會試暗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得之乃給循往訪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爲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

陳少司寇堯嘗在粵御史故嫌公陸川令康建勳行金三百問御史事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卽面不諱謂夫已氏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

徐文貞公階歸里徧召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盃帽俱墮公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之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沈公子木字汝南歸安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南京右都御史嘗爲建昌知府時有兵憲某簠簋不飭與公不相能乃反讒公公知之一日謁撫臺都憲語次忽微詢曰監司若何公曰甚善曰不與府齟齬耶曰安敢廢公然則道路籍籍何也曰府實無間都憲乃莞爾曰公誠長者
新城王叟者卽今新城王氏之先也與其嫗力田作苦家贏儋石之儲有窮措大者夜穿叟墉叟覺以戒嫗是僮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謔君故某齋之長而亦僮兒耶夫婦甚憐惜之語曰勉之勉之吾兩人終不敢暴君之短因出黃梁與之庾而世卒無有知者

釋怨

前言

何孟春曰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涇池趙王歸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漢光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將谷崇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藺之釁先起於頗啓爭端也相如降心頗卽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辜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己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

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開宣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蘭之釁起於頗蘭非有以取之也
頗之聞義而服蘭寔感之賈寇之事復非廉將軍班恂其得與相如比
乎當復部將殺人於境之時史氏謂時當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此
固壞亂之後興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遽革者復固不得辭其不戢之罪
矣復之所部光武之臣也恂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
輒戮於市不嫌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也恂與復並列
將相宜悉復之爲人光武嘗謂復輕敵其能犯而不校者乎使當入境
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勦兵之追不在其吏士皆醉之際復則罪大
矣恂其無自取之累乎恂特善於補過而爲國之言無媿于相如耳復
以帝爲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于頗者矣故爲之評曰相如之
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恂也頗之自反過勿憚改
非復所及帝爲分之而後釋焉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抑又其
次者乎效廉蘭而不得猶可爲賈寇下此則難乎其爲賢矣時貴州守